

菜頭與稻土

圖、文／謝華君（新竹分會解說員，自然名：天牛）

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，問君何能爾，心遠地自偏」

一直很想達到陶淵明的詩句中那種田園生活怡然豁達的心境，所以在家附近找了一小塊地種菜當個業餘農夫，偶而來個「晨興理荒穢」，更偶爾偶爾來個「帶月荷鋤歸」，可還是覺得和詩句中的境界還是差很遠，因為種菜的田就在科學園區旁，一邊揮鋤頭種菜，一邊看著近在咫尺的高科技公司廠房，想要「結廬在園區，而無車馬喧」實在太難。大概是自己修行不夠，心還不夠遠，所以才不能「心遠地自偏」只能有機會就到郊外農場走馬看花，望梅止渴。後來輾轉得知，新竹荒野在橫山鄉豐田村租了一塊田，荒野人稱「油羅田」，還有一間紅磚老屋，好奇之下便前去拜訪。

第一次看過這裡的環境之後，就知道要怎麼達到陶淵明的境界了，心不夠遠沒法「心遠地自偏」？沒關係，山不轉路轉，心不遠，直接「地偏」就好啦。來到這樣的鄉間，不管心遠心近，總之地已經夠偏遠了。這裡的環境依山傍水，阡陌綜橫，雞犬相聞，完全是讓我這樣的人一償宿願的地方。就這樣，我加入了油羅田，成為定期來此耕種的志工之一。



油羅田說偏遠，其實距離新竹市只有半小時車程，很適合居住新竹市的我每周固定一兩天來這裡耕種，過著「半農半X」的生活。剛開始只是跟著油羅田的發起人「海哥」幫忙各種農事，種菜、挖地瓜、採玉米…等等，油羅這裡水氣重，清晨及午後常會漫起濛濛的霧氣，此時在田裡工作，看著遠處雲霧飄渺的山丘，頗有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的浪漫。

在田裡幹活的時候，最能察覺時間流動，感受冬天的太陽慢慢把身體烤得暖烘烘，看著夏天的太陽把影子一寸一寸縮短，春天總是濕漉漉的泥土，夏天難以忍受的火辣陽光以及除不盡的雜

草，秋天猛烈的九降風，還有冬天寒流在菜葉上凝起白白的霜，田裡的農事總讓我體會自己與四周的環境以及時空緊密連結。

後來海哥在這裡開辦了「菜菜子自然觀察班」的課程，號召了一群對於田園生活有興趣的朋友，一起到油羅田來種菜、做自然觀察、同時體驗農村生活。我因為比較早開始在油羅耕種，熟悉環境，所以就幫忙帶著菜菜子們種菜。

帶人做工的人是「工頭」，帶菜菜子種菜的人，當然就是「菜頭」囉！菜菜子們來了，油羅田更熱鬧了，和菜菜子們一起種菜，邊工作邊聊天，比自己一個人埋頭苦幹更有樂趣。菜菜子們除了種菜，也做自然觀察，因此常會出現角色認同的矛盾。當辛苦種下的高麗菜上被紋白蝶的幼蟲蹂躪，或是小黃瓜藤被金花蟲咬得千瘡百孔，該怎麼辦？我發現大多數的菜菜子反應都是拿出相機，仔細幫這些吃霸王餐的大食客們拍照，然後開始討論起牠們的生活習性，一點也不在意那些受害的菜。這些蟲子一定是上輩子燒了好香，才會投胎到油羅田來吧。

「共耕共食」是菜菜子課程的一個訴求，大夥上午一起在田裡忙碌，中午的時候，就在老屋一人一菜，一起吃午餐。後來我發現「共食」是非常重要的部分，因為這一餐實在太美味，要是沒吃到這一餐，會非常遺憾。好幾次我有事情必

須中午前離開，無法在老屋和大家「共食」，這種時候回程的路上心情總是相當失落，就像看了纏鬥了八局的棒球賽，卻在最後一局跑去上廁所而錯過關鍵致勝的一球，扼腕啊！

好幾位在油羅耕種的夥伴都有辦桌主廚的實力，甚至還有人是烹飪老師，桌上的菜有些是夥伴在家先做好帶來分享的功夫菜，有些是田裡新鮮現採的農作物，勞動了一上午，再吃滿桌的好菜，享受程度實在不輸米其林。尤其是現摘現煮的有機蔬菜，鮮甜的程度和平常去超市買回來的青菜完全是不同等級，好吃極了。「要抓住一個人的心，要先抓住他的胃」，別人怎麼樣我不知道，總之我是被牢牢抓住了。

不過，菜菜子的課程可不是只有快樂浪漫的事，要當農夫，常常得在烈日下揮汗耕作，或在陰雨綿綿中彎腰採收，即使已經很努力了，可是菜園還是常常呈現「草盛豆苗稀」的荒蕪景象，沒關係，畢竟我們可是「荒野保護」協會嘛！不過這也讓大家體會了，農業這門學問真是深奧啊。





和菜菜子們種菜種了一年之後，想開始種點不一樣的，更大規模的，因此我開始在油羅田學習種稻，成為種稻人士，簡稱「稻士」。從插秧開始，因為不灑農藥，所以要不斷地和福壽螺、雜草、以及各種水稻害蟲奮鬥。幸好有不少幫手幫忙，除了油羅田的志工們會幫忙撿福壽螺除草之外，這裡還常駐了陸海空三軍，守護稻子的安全。

陸軍的代表是蜘蛛，負責處理爬到稻子上的各種蚱蜢、飛蛾幼蟲、金花蟲；空軍以蜻蜓為主，全力擊落吞食從空中進犯的螟蛾；海軍則有鴨子組成的艦隊，專門對付福壽螺；也別忘了兩棲部隊青蛙，在地面、水中都能發動攻擊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各軍種之間有著先天的矛盾，不能協同作戰，常常可以看到兩棲部隊青蛙吞了蜘蛛或是蜻蜓，或是鴨子叼起一隻跑太慢的青蛙。有這麼全方位的守護，秧苗大多可以有驚無險地長大，每次巡田水，看著一寸寸抽高的稻子，都有種莫名的欣慰與興奮。

四個月後，當金黃的稻穗在陽光下閃閃發亮等待收成，沉沉的稻稈迎著風搖曳，彷彿對我點點頭說：「你合格了」，那是成為農夫最大的喜悅與滿足。種稻的過程比種菜要花更多的時間與心力，當拿到自己種出來輾好的米時，那種心情並不像是成功完成一個專案，反而比較像是從旁

見證了一個奇蹟，一個生命能量流動的奇蹟，因為這個奇蹟，我們人類才能一直生存繁衍，不斷延續下去。

油羅田的稻米分為手工田和機器田兩個部分。手工田只有不到一分地（一分地約等於 300 坪）的大小，從育苗、插秧、收割都靠志工手工完成，堅持手工，其實就是為了讓更多的人體驗農業的辛苦，但又同時享受它的浪漫。金色的陽光下，金色的稻田裡，一群人割稻、打穀、紮稻草的畫面，彷彿就是名畫「拾穗」的東方版。這樣的畫面看起來雖然很美，可是過程其實不輕鬆，七月在三十多度的氣溫以及火辣陽光下工作，我實在很擔心會有人中暑，更擔心收割下來的稻穀會直接變成「爆米香」，幸好在大家的堅持之下，收割順利完成。

機器田則有將近四分地，因為面積較大，人力不足以應付，一定要用機器協助。機器處理的主要有三個部分，打田、插秧、收割，其他日常的巡田水，除草，控制福壽螺…都還是靠人力。機器是效率與精準的保證，可是農忙時節，機器是非常搶手，油羅田小小一塊，要讓機器主人願意開進來助耕，中間的溝通過程是門學問。和這些機器主人溝通互動的過程中，更了解了這一群專業農夫的日常，他們如何在有機與慣行農法之



間抉擇，怎麼樣餵飽大家又餵飽自己。每一次機器進來田裡，我們都要有人在一旁幫忙，讓機器運作流程更順暢，打田時幫忙控制水位，插秧時協助遞送秧苗盤，收割時先把一些木質化的雜草清除以免影響收割機運行，邊幫忙就邊聊天，透過一次一次和他們田邊的閒聊中，我也慢慢了解了台灣農業的甘苦與現實。

最近老屋加入了新夥伴，一隻三花貓「阿花」。

阿花本來是招募來對付老屋裡的老鼠，可是因為效率太高，沒幾天老鼠就都不見了，後來牠的工作就變成陪菜菜子下田。阿花個性很喜歡親近人，會跟菜菜子身邊跟前跟後，菜菜子種菜的時候，牠就在田裡撲蝴蝶順便監工，菜菜子休息吃飯的時候，牠就在桌下休息打盹，偶而起身磨蹭一下某個夥伴的小腿，刷一下存在感。

以往到油羅工作，開了工具間的門，穿上雨鞋戴上手套拿了工具就上工了。現在有了阿花，到油羅耕種的流程變成打開老屋的門之後，先跟在屋裡悶了一整天的阿花 廝混一陣，撫慰牠寂寞的心靈，然後才拿工具往田裡走去，走的時候要小心，阿花會在

腳邊跟前跟後跟著下田，可別不小心踢到牠了。

工作一會兒後，阿花會跑去迎接其他的夥伴加入農事，這一群夥伴，有退休人士、旅遊達人、家庭主婦、超級解說員、記者、偷閒的工程師…各式各樣的人，在這裡一邊耕種，一邊聊著生活點滴，或是交流各自精彩的人生故事，或是撈起一隻奇特的蟲子招喚大家一起研究、或是蹲下來招呼一旁喵喵叫的阿花，然後拾起一籃採下的新鮮蔬菜，回到老屋，喝著冰涼的冷飲，分工整理農具或是準備中午的菜餚，最後圍著滿桌美味菜餚聊天用餐，每一回用完餐，都有種幸福的微醺。

令人微醺的，不是桌上的酒精飲料，而是過程中人與人的交流，人與土地的交流，人與這塊土地上所有生命的交流，這些交流總是溫暖地流過心底。微醺之際，總會再想起陶淵明的詩句：「曖曖遠人村，依依墟里煙。狗吠深巷中，雞鳴桑樹顛。戶庭無塵雜，虛室有餘閒。久在樊籠里，復得返自然。」🍃

